

盛夏歐洲盃

雖然歐洲盃已在半個月前落下帷幕，我仍會時常回味這一場發生在身邊的足球盛宴，依然覺得意猶未盡激動不已。

柏林漫言
余逾

這一屆歐洲盃東道主是德國，柏林作為首都理所當然地成為幾場重要比賽和決賽場地。這可樂壞了柏林的球迷們。柏林的球迷之多是我所料不及的，直到球票開售，我才發現搶到一張柏林球票是多麼艱難。在官方購票網站的「等待室」足足等了兩個小時，才進入到購買頁面，發現能買的場次少之又少。於是，我們趕緊買下了餘數不多的兩張四分之一決賽門票。

買好門票後我便激動地和身邊資深球迷分享這一「喜訊」，他們七嘴八舌地開始熱議到底這場四分之一決賽會是哪兩支球隊。一番討論以後，大家勉強達成共識——在沒有黑馬的情況下，這一場很大可能是荷蘭對法國。能看到橙色軍團和麥巴比，真是值了。

六月份開賽以來，最開始每天小組賽三場比賽，球迷們都有一種球賽「大富足」的感覺，甚至還可以挑一挑喜歡看哪場，或者不挑剔看全三場。進入到淘汰賽變成每天兩場，小組賽後第一次出現某一天沒有球賽時，球迷們都突然有點不適應，彷彿缺少了點兒什麼。按照德國好友的話說——嗶嗶酒感覺都沒勁兒。

原來大家的感覺都是一樣的，

這一段有球賽的日子，球迷們坐一起喝啤酒暢談看球，一起指手畫腳討論戰術批判場上判罰，激動地慶祝贏球，失望地接受輸球。不知不覺小半個月便過去了，這是愉悅又暢快的閒暇時光，更是一種陪伴。

小組賽結束，法國爆冷被波蘭逼平小組第二出線，於是法國隊在淘汰賽進入到另一個半區，我們買的四分之一決賽將看不到他們。此時淘汰賽已進行到白熱化，荷蘭在八分之一決賽中輕鬆戰勝羅馬尼亞，而本次歐洲盃兩匹「黑馬」奧地利和土耳其在一場暴雨中決出勝負，土耳其晉級。所以我們的球票將能看到荷蘭對陣土耳其。

這場勝利可是讓柏林的土耳其社區大大慶祝了一番，上街鳴笛遊行到處放炮放禮花那種。畢竟，人們都調侃說柏林是土耳其的第二大城市，因為這裏居住了超過十萬土耳其移民，甚至現役德國國家足球隊隊長都是土耳其裔。

我們親臨現場觀看了這場荷蘭對土耳其的四分之一決賽。毫不意外地，現場來了大量土耳其球迷，但緊鄰德國的荷蘭球迷也絲毫不遜色，看台上也有相當一大片橙色的荷蘭球迷片區。從球員開始熱身直至比賽結束，雙方球迷的歡呼聲都沒停過，此起彼伏震耳欲聾。坐在我們片區裏前面有身穿紅色連衣裙的土耳其球迷載歌載舞，後面有身穿橙色羽絨背心的荷蘭大叔揮手大吼，真是場下比場上還精彩。

不知不覺，一個月有球賽看的日子便飛快地過去了。各種激動人心的場面依然時不時浮現在腦海，這是炎炎盛夏裏最閃亮的記憶。

晚霞

那是一個下雨的午後，道路漆黑，空氣中瀰漫着水的氳氳。從郵件室回來，開門之前，不經意抬頭，正見晚霞。

人生在線
郭曉懿

淡藍色的天空，突然漫天霞光，金燦燦地渲染了整個天際。恍如有人不小心捏破了橙橘，果汁濺地潑灑開來，正在天空。角落裏又劃出一道橙色的光，明晃晃的中心，兩側逐漸淡淡，就像孩童隨心地布幕上施展藝術天分，懵懵懂懂地，提起筆來，隨手一畫。就這樣，造物之美，一蹴而就。那一剎那，就像看到美術油畫的傑作一般，正中我的心田。

眼前就是藍色的房門，環顧左右，晚霞之下，鄰居的小房子同樣是那樣的熟悉，房前的樹木還是鬱鬱蔥蔥，甚至不經意間，遮擋住了部分晚霞的流光，也變成了風景的一部分。但就是這樣一個熟悉的場景，這樣一個傍晚，也能有沁人心

脾的發現，實在可喜。

於是，我不禁抬頭張望，赫然發現，一片連綿不絕的雲，就在頭頂，慢悠悠地，不緊不慢地，漂浮着。那懶散的姿勢，正像閒坐休憩的老人。白雲是那廣闊的一片，不禁讓我有些羞赧，原來我日日進出，卻一直忽略了，徘徊在天上的雲。它們在那裏等候我，陪伴我，可是，我卻忘了它們。

不知為何，鳥兒突然叫了一聲，讓人誤以為步入森林，不禁想起空山新雨。在下雨的午後，在綿綿不絕的山脈中，來了一個新鮮的旅人，對一切的山色、水色、天空、晚霞，都充滿了好奇，甚至連鳥鳴山澗都覺得新奇無比。

又是一聲鳥鳴，突然清醒，才發現，實則，周圍依舊，一切都沒有變。變的，恐怕是自己罷了。而我，仍然留在那新鮮的感動中。

我愛這藍天、晚霞、停雲和鳥鳴，愛這仍然在現實中徘徊的空山寂靜，這突如其來的寧靜遼闊，這身邊生活中不經意的美。

萬樹鑲銀絢京華

如是我見
學勇

七月上旬到北京，搭無軌電車穿越東西城，處處皆見槐花開。安定門外大街、安定門內大街、鼓樓東大街，都是我熟悉的路線，以往卻沒留意：越接近市中心好像槐樹越多，槐花開得也越旺。行至鼓樓前，電車左拐向南，駛入中軸線上的地安門外、內大街，街兩邊的槐花密密層層掛滿了枝頭，彷彿要遮天蔽日。我選到了地安門東、西大街，新街口南、北大街，趙登禹路、西直門內大街、德勝門西大街、鼓樓西大街、安德路，當街的一排排槐樹望不到頭，樹頭捲着沖天的白浪。可花兒隨風從樹上飄落下來時，便不復那般潔白，而是帶着些淡黃色，為路面鋪上了一層「花毯」。

同搭電車的幾位老年乘客，聽口音是本地人，我便和他們搭上了腔：「這些槐樹一直都有吧？花開得這麼旺，我在這兒住的時候可沒趕上過。」一位女士隨即回應：「北京的市樹就是這國槐，花開得旺很正常呀！您離開得早，那會兒樹上盡是『吊死鬼兒』，把葉子吃得太厲害，樹就開不出這麼多花了。」原來國槐是北京的市樹，我還真不清楚。她言詞中的「吊死鬼兒」指我小時候常見的「槐樹蟲」，學名「尺蠖」。「槐樹蟲」有點像蠶，身體淺綠色，常常吐了絲從槐樹上垂吊下來，才被大家稱作「吊死鬼兒」。夏天從槐樹上經過，「槐樹蟲」可能會突然掉到人臉上，或鑽進後脖領，涼涼的，嚇人一大跳。我那時大約只顧躲着槐樹蟲，對槐樹開花並無興趣。現如今科技進步，蟲害顯然已被有效控制，槐花開得鋪天蓋地，卻連一條槐樹蟲都看不到。我又想



大熊貓納涼

為讓動物們清涼度夏，重慶動物園的工作人員根據季節氣候變化，合理調整動物們的飲食結構，增添了綠豆、西瓜等具有消暑解渴功能的食材，並為動物們製作水果「冰坨」，以增加食材冰涼屬性。同時，結合空調、風扇、噴淋系統等設施為動物們防暑降溫。圖為重慶動物園的大熊貓吃冰鎮水果防暑降溫。



市井萬象

中新社

《天祿瑣記》題記(上)

我天生酒精過敏，卻生了一個全員愛酒的家庭中。印象裏父親每晚晚飯必以適量黃酒佐餐，唯夏日酷暑時改飲啤酒；我母親與親朋好友相聚時也常喝得盡興卻從來面不改色；我姐



人與事
徐成

年輕時更是了得，尋常男子的酒量與她絕無可比，她是我印象中酒場上的常勝將軍；至於各路親戚和父母的朋友們也都是酒精愛好者，無論家庭聚餐抑或客人到訪，必不能乾吃菜餚，無論如何總是要配些酒水的。

說到此處，你或許也要好奇了，為何我家的基因到我這兒就斷了遺傳呢？其實不然，據說我極幼小時會主動討酒喝。後來我對酒的芥蒂如此之深大約有兩點原因。四五歲時，除夕夜一大家子聚餐，當晚男士都喝黃酒，而女眷們則都喝甜滋滋的陳年桂花酒。大家喝到興頭上了，氣氛異常熱烈，我雖年幼，但也被這熱烈的氣氛帶得有些興奮，不僅遲遲不肯去睡，還攆着父親的手臂要求嘗嘗他碗中的黃湯。母親說，你爹那個不好喝，我蘸點陳年桂花酒給你嘗嘗。說完她使用筷頭蘸了點碗中的桂花酒，我用力一吮，清甜且帶着桂花香氣的酒液瞬間吸引住了我，吮完一筷子又求着母親要了第二筷，來來回回竟喝了四五筷頭腦的桂花酒。大家笑着說，沒想到小胖（我的乳名，因我出生至讀幼兒園前都頗胖）酒量這麼好。這陳年桂花酒看似甜膩，其實它是用白葡萄加砂糖和食用酒精釀製而成的果酒，酒精度數在十五度以上。沒過多久我便覺得頭暈目眩，甚而覺得噁心想吐，大人們都嚇壞了，連忙給我喝清水，母親又趕緊去拿熱毛巾幫我擦臉。到最後我還是沒忍住把年夜飯都給吐了出來，整個腦子依舊昏昏沉沉，正月初一中午整個人才舒服一點。八九十年代的父母養孩子自然不似如今這般講究，這類故事想必現在是不會發生的，幼童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沾酒。這件事對我影響深遠，至今我腦海中還殘留有不少當日的畫面，而最直接的一點影響便是——我從此之後連聞到料酒都頭暈目眩，渾身不舒服。

除了這一原因之外，家人們喝多了

之後的表現也讓我對愛喝酒的人一度頗有微詞。父親酒量不佳卻貪杯，前文提到，他每日晚餐必要喝點酒。有時候喝得上頭，嘴上便瑣碎多事，難免生出些口角。我小時候最怕父親喝多，又不知道他嘴裏要念叨些什麼不中聽的。姐姐雖然年輕時酒量好，但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的？有時候喝多了，半夜回到家就嘔吐，難免讓我覺得喝酒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。於是在十多年間，我視酒如洪水猛獸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我的家鄉嵊州屬紹興地區，自然日常喝得最多的便是黃酒了。我們買黃酒並不是一瓶一樽地買，而是直接從黃酒廠一纏纏地運回家。黃酒買回家後，放置在家中陰涼處，每次取用後小心包蓋好，久儲不壞。冬日的時候，母親也跟父親喝點加熱過的黃酒，而我一看他們暖黃酒了，便捏着鼻子跑了。不過母親有時候會在熱黃酒中打個雞蛋進去，這樣的蛋花酒我倒也可喝上一口。

夏日永晝，五六點吃晚飯時天還沒全黑，暑氣沉降，空氣倒終於降下溫來。母親就會在道地（嵊州方言中對石板或水泥鋪就的院中空地稱呼）上灑點水，夏日晚風一吹，倒比悶熱的屋內舒服，有時候我們就在外面搭起桌子吃飯。天氣熱時，大人們就愛喝冰鎮啤酒。那時候物流遠不及現在發達，外地的啤酒品牌到千禧年才逐漸侵入嵊州市場，嵊州人彼時喝得最多的自然是本地產的艇湖牌啤酒。「艇湖」是個地名，我有印象起，那裏便無湖了，只有一座

小丘，上有座歪歪斜斜看着將要傾塌的古塔。據說原先那裏真是一片水泊，且是剡溪故道。《世說新語·任誕》中著名的《王子猷雪夜訪戴》故事中，王子猷「造門不前而返」處便是艇湖。後來泥沙淤積，艇湖由湖變成了田，到我出生時那裏既無湖也無田了。

九十年代初我家還沒有買冰箱，如何冰鎮啤酒呢？這多虧我家院中的一口古井，四季有清甜井水可汲，此水冬暖夏涼，到了夏日這口井便是我們的天然冰箱。用鐵桶裝好啤酒，緩緩放繩入井，過個一時三刻冰鎮啤酒就準備好了。除了啤酒，我們還用這口井來浸西瓜及短暫保存新鮮食材，那效果簡直比冰箱還好。

除了黃酒和啤酒，一些農村親朋送來的土米酒也頗受大人們歡迎。有些米酒似陝西的稠酒，度數很低還甜滋滋的，酒味又淡，於是我也會偷偷喝幾口。但就算是我們的酒醬板（甜酒釀的方言名），我多吃幾口也會頭疼，因此只能過過癮就停下。有些米酒則十分猛烈，度數比黃酒還高，但甜味較重，飲者十分容易受蒙騙而喝多；大人們有時候喝甜米酒反而醉得更快。

到後來，白酒如茅台、五糧液等也逐漸出現在家中飯局上。有一次酒足飯飽，大人們漸次散去，我聞到茅台酒瓶中飄來異香，不禁饞蟲上腦，偷偷抿了一小口。結果喉嚨如火燒一般灼熱，以為自己中毒了呢，這應該是我與茅台的第一次「親密接觸」。



▲桂花清香四溢，適合入饌或釀酒。

資料圖片

起汪曾祺曾寫過北京的洋槐，可洋槐到底長什麼樣兒？我還沒看見過，不知其與國槐是不是很像？一位老年乘客說洋槐更高大些，開花也早，但在城裏很少能看到。那位女士接着我們的話茬說，洋槐開花在五月，若想看看洋槐，景山後街紅牆外就有。

很多年沒去過景山和北海了，我便在北海公園北門下車，進園去看槐樹。九龍壁旁的古槐正在開花，樹身上掛着



▲槐樹花開。

作者供圖

綠色標牌（樹齡在一百年至三百年之間的二級古樹）。畫舫齋在北海東岸，一九二六年徐志摩和陸小曼在此舉行婚禮；陸小曼身穿自己設計的婚紗，主婚人胡適，證婚人梁啟超，伴郎金岳霖。庭院東北側的一株參天巨槐，花開得像雪掛枝頭，將這朱欄黛瓦的園中之園映襯得愈見典雅。出北海東門入景山西門，記得這裏有很多出名的古樹。壽皇殿庭院中的一棵古槐上掛着紅色標牌（樹齡在三百年以上的一級古樹），綠葉間現出了星星點點的白花。東面的槐樹更多，「龍爪槐」和「蝴蝶槐」都在開花。我在這附近曾看到過一棵千年唐槐，因其中生出了另一株槐樹而被稱作「槐中槐」，非常神奇。

出景山東門，向北走幾十米到了景山後街，我要在這兒尋找洋槐。街邊開花的樹，顯然盡是國槐——難道指點洋槐所在的女士記錯了地方？我不甘心仔細查看，發現街內側還有一排更高的樹，已過了花期，樹枝上掛着串串乾黃的莢。一清潔女工正在打掃殘枝敗葉，卻叫不出高樹的名字。旁邊一位老先生確認高樹就是洋槐，說洋槐的樹皮比國槐粗糙，帶稜。我取來兩種樹葉認真比對，發現儘管它們很相像，洋槐葉頂端卻圓鈍，稍向內凹，國槐葉頂端則帶着尖。老先生說，洋槐花朵兒大、雪白、聞着香——雖然在植物學範疇同屬豆科，國槐與洋槐其實差別很大，大過了紅豆與綠豆之間的差別，只能算是遠親。嚴格地說，洋槐本非槐，國槐才是真正的槐樹。